則是那些我認爲心智健全者咸能接受的了。

在整理舊稿出書之際，我敝帚自珍地重新檢視了一遍，總共理出方塊九十篇，爲壯聲勢，又補了點小品，算是飯後清茗吧。此外，爲表示對讀者的忠實，我特地將手邊存留着的讀者來鴻重又拜讀過，並適當地把他們的意見附註在相關的文章之末；很可惜，還有一部分被我搞丟了。至於溢美之詞，也只好從略。

擱筆之前，還有一事或能博您一粲。由於人們對所謂的方塊作家早有先入爲主的印象，很多人乃想當然耳地以爲拓荒者必是如此那般的人物，他們非但誤植了我的年齡和性別，籍貫也被搬家了。前二者固憑添不少趣事，後者則未免遺憾了，本省人的國文程度難道沒有上進的一天嗎？

當然，「誤認在先」也未嘗不好，否則，讀者朋友的愛護恐怕就要大爲遜色了。不止一次，爲求證讀者的來信所述，我親駕現場一探虛實時，雖未喬裝，却也不敢表露身分，畢竟，我們這個社會對「婦人之見」的信心仍然相當地薄弱哩。

作者識於一九七四、元月四日凌晨

書評書目

叢書之五

「一個讀書的故事」序

亮軒

在紙張印刷成本「一日數驚」之際，偏要出版一本書，出版者及作者，都未免有點不識時務了。可是，無論出版成本如何的增高，讀書，大概仍是不可省略的吧？否則，我們就眞是爲物所役，那是比漲價更大得多的悲劇。此刻推出我作文十年來第一本專輯，頗有幾分向物質生活挑戰的味道，基於對人類智慧與

潛能的堅定信仰，我一絲也不覺得這項挑戰有何悲壯。這本書的論題不出讀書的範圍，起初是很偶然的決定，如今，竟也必然起來，我很樂意以其本身爲一張試紙，向今日社會的性向探索。書評書目出版社肯冒着「差不多賺不到錢」的危險主動要出此書，大概也有類似意向。

走上文人一途，實非始料所及。只因往日讀書思想時，喜歡隨手記下一些雜感，原意只備作日後翻閱之用，以彌補平日懶記日記之不足。不料服畢兵役以後，竟有足足兩年的日子找不到一個職業，逼得我不得不把那些不成熟的草稿重新裝扮了寄到報社去，只願能換幾個錢用。還好，初期進行順利，因而激起了更大的興趣，找出零零散散的雜記本，把堪用的揀出發揮一番再寄出。投稿漸多，慢慢的也上癮了。

從來沒有人爲「作家」一詞下過定義，由於對書籍刊物的尊敬，我一直不敢僭用作家之銜自許。「恨不得有個地洞鑽進去」，這種滋味我嚐過的，就是在有人把我介紹爲「作家」的時候。如果說「他是寫什麼的」，我就比較受得了，那到底「實至名歸」些。

寫作的數量一天天加多了，爲了對自己好交待起見，我私自封自己一個名號：「作文的」。作文含有學的意義，作家則有被學的意義，處於這個錯綜複雜的時代裏，學比教更心安理得。

學習，要看書。思想，要看書。作文，更要看書。跟書的關係，比往常更密切了，除了看與寫之外，業餘我還做什麼？對這個問題，總要想一想才答得上來。

有人很同情我，看我不會玩這個、不會玩那個，這裏沒去過、那裏沒去過，偷偷的爲我嘆氣。我很感激他們的好意，尤其是幾位憐憫得想帶我「長點見識」的人。

趁着這個機會，我乾脆說清楚了吧：我不需要同情！稍有閑暇，我寧願看書，偶有所得所感，便振筆疾書，或是發爲議論。如果不是爲了生活及責任，我更願意回到學校去，學學這個、學學那個，學到我非跟人世告辭不可時，我還會忿忿的跟死神抗議，怨祂不肯給我無限的生命去學。同時，我也要感謝人類創造文字的祖先，感謝教給了我各種知識的老師與作家。沒有他們，我寧可主動縮短難以排遣之生命歷程。沒有藉知識建立起存在自信的生命，是囊括在零號

裏的悲劇。悲劇若不能避免，選擇早一點下場的那個角色，當不失其爲明智。

還好，就是離開了有老師的學校，仍有書。

書讓我明白了人生的那個「一次」是可以累積成無數次的，那個「一個」也可以擴展爲無數個。天下最可靠的東西——土地，還難免災歉的命運，書却是絕對的安全，蝕不了本的。多看一頁，就多一分見識，有時竟會「種豆得瓜」！我生性懦怯，沒有在名利場中衝刺的勇氣，我怕「種瓜得災」，但披上了書的盔甲，有時也做起「勇者」來，忘我的在碩大無朋的名利面前比劃兩下子。

感謝書，祂告訴了我何時可以因異於人而興起自得，何時該因同於禽獸草木而蘊含謙遜。書指引了我如何改正昨日的錯誤，而爲明日的正確開路。如果我曾經知所進退，這並非幾乎等於零的社會經驗所賜，而是書。如果我言語失度，行爲不檢，請原諒我，因我還未讀够該讀的書。一切的恩典歸於書，一切的罪孽，歸於根性的蠻昧。

所以，至少我自己，不得不日以繼夜的讀書。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不必讀什麼書的天才，但是，那一個天才曾確認自己是天才？那一個瘋子明白自己是瘋子？我沒有第二條路可走，非讀書不可。

人類會爲其不明所以的目標而奮鬪，若明其所以了，自當全力以赴—我要畢生的讀下去，那管是一片漫無邊際的迷霧，也要睜大了眼睛去摸索。聽說在遙遠的那一端有一個眞理，願以羣書作爲定向羅盤朝它駛去。以一頭白髮換來千萬分之一的進展，也值得感激涕零的膜拜！

數不清有多少次了，在讀書的路程中，我曾流過汗、流過淚，曾擲書狂笑，也曾掩卷大慟。歷史是無邊的血肉之軀，只有書，可以讓我涵泳其間任意浮沉。在風定落帆時，我得到了喜悅的極致——寧靜。

如今，從近千篇已發表的稿件及未發表的劄記中，選出有關讀書的這一小部份，輯成「一個讀書的故事」一書，勉强作爲一個書生向書的獻禮。何敢云度人，只盼這淺淺的一疊航程日誌，能不悖在風雨狂瀾中助我的書與人之初衷。一切感謝的話，也盡在不言中了。